邻居家的狗

□王蒙

小白是一条哈巴狗，被邻居包养很多年了。它小小个子，矮矮胖胖，略有点福态。除了脑袋正中一小撮和左眼外面一圈毛是黑色的，浑身就像它的名字，雪白洁净如绒。湿湿的黑鼻子上方，两颗黑珍珠似的小眼睛亮晶晶的，不时闪烁着狡黠的光芒。当它抬起头时，这对黑珍珠便会眯起来，斜斜地半闭着看人，一副慵懒不屑、不自量力的装逼样儿。

爱装逼的小白却并不被我喜欢，甚至一度还很讨厌它。

你看它身为宠物狗，并不满足于卖萌，也不眷恋温柔乡，却热衷于为主人守门。春夏秋冬，除了吃喝拉撒，它的身影总是或蹲或躺在主人家门口，从不离开寸步。别看它没有高大的身材，没有锋利的爪牙，没有强健的扑斗能力，但好歹它还有一项必杀技，那就是吠叫。小白的吠叫无时不在：有客从远方来，它吠叫；门外有行人停留，它吠叫；看到什么不顺眼，它也吠叫；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，哪怕周围稍有半点动静，或者只是猫鼠打架，它都会如临大敌，狂吠不止。就这样，常常把人从甜蜜的梦乡生生给拽回来。如果刚好晚上睡眠不行，更会被它搅得头痛欲裂，生无可恋。显然，有这样负责的宠物在，一般毛贼是不敢进门的。所以，它颇得主人赏识。

小白很聪明，但绝对是爱主、自私的聪明。别看它长得干净，在主人家也从不拉屎、撒尿，俨然一副爱清洁、讲卫生的范儿，可是只要一出自家大门，它便像换了一条狗似的，撒着欢儿到处留臭，随地便溺，深为街坊邻居所讨厌。而且不知为什么，它尤其爱将早上那泡屎十分固执地送到我家大门口来。为此曾训斥过它很多次，无奈屡训屡犯，一点都不长记性。直到有一次，一大早我刚起床，碰巧它又蹲在我家大门外，正憋足了气，又压臀又翘尾地使劲作案呢，气得我随手捡起半截砖头扔过去，可惜没砸中。只听一声骤响，砖头在离它屁股10厘米处落地，弹起。吓得它差一点摔倒，紧接着这屎也不拉了，只剩下连滚带爬落荒而逃。受此惊吓，这家伙从此乖乖的，再不敢来我家放肆。哼，聪明终被聪明误了吧？

小白忠诚，不惜恩将仇报。别看它胖乎乎的，模样儿慈眉善目挺温顺，可翻起脸来丝毫不差，比翻书还快。没办法，谁让它是一条狗呢？“狼心狗肺”呗！

小白的主人是上班族，忙起来难免照顾不周，给它断了吃喝是常有的事，它倒是从不记恨。只是每逢此时，它首先选择的，便是来我家蹭吃喝。一墙之隔的邻居嘛，方便！不过，身在我家地盘，它也知道不再斜起眼睛装逼，而是摇头摆尾，两个黑眼珠滴溜溜盯着我转，眼神中满是乞求讨好的媚态。于是，我只好强忍下一肚子不满，对它关爱有加，端出各种美味食物供它饱餐。毕竟，“不看僧面看佛面”，邻居之间应该互相帮助。况且，饿肚子的滋味，谁也不好受。可它倒好，对曾在我家犯下的过错，并无半点羞涩或愧疚。相反，蹭吃蹭喝倒是理直气壮。食物一上来，它便目不斜视直奔目标，毫无顾忌大吃特吃，颇有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之态。而且每次非把肚子撑得滚瓜溜圆，这才心满意足地甩着尾巴，屁颠屁颠地回家守它的门去。

别以为，受人之恩的小白或将有所铭记，甚或滴水之恩涌泉相报。事实上，它与“东郭先生”所救的那条狼很有一拼。因为，当我再上它家时，它照样狂吠乱叫，又冲又撞，甚至咬住我的裤角死命往外拉，各种试图阻止，只差没咬我了。哼，至于吗？

有一次，出门忘了带房门钥匙。没办法，只好从隔壁翻墙进去了。那天，它家主人刚好不在，门是虚掩着的，整个空间由小白统治。于是，“螳臂挡车”是必须的，只是身为哈巴狗，毕竟能量稍逊一筹，我还能排除万难闯进它家，然后翻身上了两家之间的那堵墙，“咚”的一下，成功跳进自家道地。

想想于狗而言，有人光天化日，在它眼皮底下闯进主人家，还上蹿下跳飘然而去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当此危急之际，唯有提供嫌犯线索，方能弥补此过吧！于是乎，这家伙急匆匆窜到自家二楼，在露天的楼梯口居高临下半蹲，将狗脸始终冲着我家的方向，毛发倒竖，狗眼怒瞪，用尽全身力气使出了它的必杀技：声嘶力竭地狂吠，“汪汪”声持续了整个下午。直至体力渐渐不支，它还在可怜巴巴地努力哀嚎。这模样，简直就在明确指认：“就是她！就是她呀……”直到傍晚，主人回家，我特意过去说明了情况，在主人大声喝止下，它这才止住吠声，悻悻地钻到桌子底下去了。

绝地坚守一下午，小白使出了洪荒之力。可是，太多的精力和体力被透支，显然使它元气大伤。此后，小白的体质每况愈下。渐渐地，它的吠声强度减弱，食欲渐差，胖胖的体型也变瘦了。直至步履蹒跚，老态频现，连斜起眼睛装逼也不行了。几个月后，竟黯然辞别狗世。

偶然一次翻墙，却让一条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我自觉惭愧。再去探访其主人时，在它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便不由自主驻足停留。回想它一生事迹，包括那些令人不齿的累累恶行，心中早已没了讨厌之情，倒是有满怀的落寞与惆怅悄然涌上。

再见了，忠诚之心苍天可鉴的小白！如果有来世，我情愿你不再为狗。

咸祥的盐

□顾常平

两天前在咸祥镇菜场边的北路口，发现了一个开着车卖盐的人，一元一斤。当时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颇有几分诧异。因为我十几年前的记忆里，咸祥是不卖盐也没地方买盐的。咸祥就是“盐场”，盐场里的人，哪用得着买盐啊。

“侬阿里人啊？”

“阿拉咸祥人。”咸祥的老人都会这样回答。在当地的方言里，“咸祥”的发音与“盐场”是一样的。

“盐场”由声音雅化而写成“咸祥”，还只是清嘉庆年间的事。比起“盐场”这一土里土气的名字，“咸祥”不但显得文雅，而且寓意也好。“咸”即“都”，“祥”即“吉祥”，“咸”“祥”两字合起来，就是“大家都吉祥”的意思。无独有偶，与咸祥隔海想望的象山“盐场”，也已雅化成“贤庠”，可见人心向美都是一样的。

现在，咸祥镇还有好几个村庄的名字与“盐场”有关，如蔡家墩、墩地厂、庙墩上。翻开字典一查，“墩”，意即“土堆”。问了咸祥的老人，老人告诉我，那里本都是晒盐场，没有村子，“墩”是长期晒盐形成的土堆。咸祥一带，过去一直用刮泥淋卤法晒盐。这是始于宋代的极古老的一种晒盐方法：小潮时盐农把海滩上富含盐分的表土刮来堆在一个大坑上，大潮时用海水灌淋，淋下的卤水挑到盐坎上晒成盐，淀下的泥土日积月累就成了一个个大土墩。土墩越来越大，大到能在上面盖房子，大到终于形成了村落。譬如咸祥的蔡家墩，又称里蔡，在咸祥镇政府南3公里处，几乎就在海边。全村有500多户人家，单从蔡家墩的规模，我们就可看出咸祥一带曾晒出过多少盐。

1985年，我分配到咸祥工作时，咸祥已经不晒盐了。有个星期天，我想煮个东西吃，不想供销社没有盐，各家小店也没有盐。问了食堂师傅，食堂师傅告诉我，咸祥不是没有盐，盐有，多得很。咸祥的每户人家都囤着好多的盐，盐根本用不着去买，所以也就没人来卖。“你要用，拿一撮去好了。”

1994年与妻结婚后，又知道咸祥各家的盐都是分来的。当年围塘建设联胜盐场，咸祥镇每户人家都出了力。分来的盐虽也要钱买，但极便宜，与白给差不多，算是当年出工的分红。

那时，咸祥虽然不晒盐了，但占岐合岙东边的联胜盐场却盐事正盛。1991年，我们曾组织过高一学生去联胜盐场参观学习。联胜盐场真大，盐田几乎望不到边。据介绍，联胜盐场产盐用的是摊晒法，就是将海水引入盐田，靠太阳蒸发水分，到一定浓度时转入结晶池再晒，析出盐来。那一次参观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：雪白雪白的盐山，一座接着一座。每一座恐怕有好几万斤盐呢。2004年，联胜盐场变成了宁波滨海经济开发区的一部分。从此，联胜盐场也见不到盐了。

大概因为近海，咸祥的泥里盐分较多，咸祥的河水就略带点儿咸味。自来水虽好一点儿，但也咸里带涩。如天气连续放晴，那咸涩的味儿就会很重。好在我们学校有两口水井，井里的水不但不咸，而且清甜可口。咸祥镇上好多人家酿酒，一直喜欢用我们学校大井里出的水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咸祥镇自来水网进行改造，水源是塘溪的铁沙岭水库。之后，咸祥用水的情况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。

但泥里盐分多也有好处，譬如咸祥的橘子不但特别甜，而且甜里略带点儿酸，别具风味。

2007年，我家搬到了宁波。我把咸祥家里存着的盐也搬了来存在一楼的车棚间，有二百多斤，用到现在还有好几十斤。每次盐甏用完，到一楼打一次盐，心里就会念一次咸祥的好。这十年来，我们虽不住在咸祥，却一直还沾着咸祥的光哩。

总第6438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